

青年文艺创作丛书



刘 燧 著

命 运

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編輯 側 話

一、几年来，由于党、团组织和各机关团体的关怀，我省的青年文学创作者有了很大的發展和提高。为了巩固这部分成績，鼓勵青年作者互相学习，不断提高，特編輯出版“青年文艺創作叢書”。

二、本叢書包括短篇集、詩集和部分中篇、長篇。凡屬青年作者来稿适合出單行本者，均列入本叢書內刊行。

三、編选的范围，以辽宁省的青年作者为主，其他地区青年作者的稿件也欢迎。

四、本叢書不定期刊行，根据条件陸續出版。以前本社出版的青年作者的單行本，条件适合者，再版时仍列入本叢書內。

五、由于編輯力量不足，經驗差，殷切希望得到文艺界和广大讀者、作者的批評和支持。

目 录

命 运.....	1
车厢夜话.....	11
猜不透的老爷爷.....	18
地 界.....	31
苹果园里的故事.....	58
开拖拉机的姑娘.....	82

命 运

天，陰了一下晌，快要收工的时候飄起了碎雪花，随着尖溜溜的北風，穿过光秃秃的抹着白涂剂的苹果树，穿过剪枝的女社員們的身旁，放任地耍鬧，簡直叫人睜不开眼。

弯曲曲的山坡小道上，一个青年妇女兴冲冲地走下山来。她，头上包着塊古銅色头巾，棉襖外边罩着灰色小褂，两只手戴着棉手罔子，一边走一边抖擻，真象一个归巢的小麻雀。

“喂，巧鳳！晚上开会可早点去呀。”山坡上一个姑娘喊。

“嘿，那还用咱操心！那兒有吸鉄石哩！哈哈……”

立时，从上边傳下来一片笑声，混杂着剪树的鉄剪敲击手鋸的响声。

“小死鬼兒！你下来，你下来！”巧鳳臊的臉發紅，举手直指山上，似乎要“报复”；但她只是那么一停，回身就往自家跑去了。

巧鳳姓陈，論岁数不过二十四，可是却守寡三年了，村里沒有人替她嘆口气的。別人給她介紹六、七次对象她都不答应，有人說她封建，有人說她过于剛强，实际全不对，她有她自己的难唱曲。丈夫死后給她留下个“夢生”叫小玉，今年兩周岁半，特别是还有个五十多岁好鬧病的婆婆；这一老一小就成了壓脚石，壓得她甚么心思也沒有了。心靜得象一潭死水，天天就象个小牛似的悶着头干活。但是，自从轉業軍人李潮来参加社以后，她心

里那灣死水却被攪动了，以至不能平靜了。她常跟自己鬧别扭，強制自己不想這些事，但又說服不了自己；別人开玩笑，她反对，可人家要不提念，她却覺着不大自在。她自己也說不清，为什么一提这事就覺有股热力从心底往上涌，甚至忘記了家里的事情。脚已經迈进了自家的大門，她还在微笑。

婆婆正坐在炕上，哄着孙女小玉玩，把个熟雞蛋在炕席上滾米滾去，臉上無一絲笑容，動作也很机械。小玉大概早就玩膩了，一眼看到媽媽掀開門帘進來，就忙掙出奶奶的懷，攔住媽媽的脖頸不放。

巧鳳亲了一口，說：“好孩子，又想媽媽了嗎？”

“嗯！……哎，奶奶又炒雞蛋啦。”

婆婆一边穿着鞋，一边說：

“这孩子，就惦着好吃的！哎哟，喝……”兩手紧揉着脚，似乎疼得难忍。

“媽，你脚冻的那样，赶明天买一双棉鞋吧！”

“买，买。”婆婆跼着脚走向外屋去弄飯。

不一會兒，滿桌上热气騰騰，靠巧鳳这头放着一小碟炒雞蛋。巧鳳一看，心里好一陣不高兴，帶点埋怨的口吻說道：

“媽，怎么炒这么一点！不是說，要炒就多炒一些嗎？总給我一个人吃！”

“啊，这……”婆婆用手背揉了揉紅潤潤的眼睛，干笑了一下說，“冰天雪地的，你干活太累，吃点好的，好有力气呀！”

巧鳳沒吱声，把炒雞蛋往桌中推了推，吃起飯来。

她不明白，婆婆为什么总这样。忽然又想到今晚上开会的事，想到村里要并社成立农庄，就高兴起来了。

“你老听说没有？咱们社就要变成农庄了。合作化高潮一到，社会主义可就不远啦！”

“哦哦，社会主义可到啦！你说，农庄可真是那么好？”

“那还假！我听说来年山上普遍修梯田，修水库，天就再旱苹果也能长住。农庄那力量可是太大了！”

“哦哦……”婆婆连连地应诺着。

窗外，雪下大了，沙沙地敲着窗纸。

吃罢饭，巧凤在外屋哼着歌儿洗碗筷，洗完进屋擦干了手，就站在柜前梳头，准备去开会。刚放下雪花膏，却迟疑起来，眼珠动也不动地对着镜子出神。忽然象下了个甚么决心一样，到东屋翻了一阵衣包，没找到一件满意的衣裳，回来索兴把个灰小褂一下子扒掉了，露出里边那件淡紫色碎花小棉袄。

“咦，妈妈穿花袄哩！”小玉站在炕上好像第一次发现电灯能亮那样，惊喜地拍着小胖手。

巧凤忽啦一下子脸又红了，这才意识到自己这种不平常的行动太难为情了，连看也不敢看婆婆一眼，忙装作不介意的样子对小玉笑道：

“唔，你眼气啦！赶明个妈给你做一件红棉袄好不？”转过头来，又对婆婆说道：“现在生活真是越过越好啦！妈，我想开春就抓个猪崽喂着，零钱凑整钱，还能多吃肉，你看行不行？”

“行，行……”

“我还想，化冻以后把咱这房子也翻修一下，要不一到夏天总漏雨，年头太久也该修了。”

“修，修……”

婆婆还只是哼哈地答应着，昏花的眼睛不时地瞟着巧凤，象



从前給兒子相看媳婦似的，看了一眼又一眼。从前巧鳳还小，眉啦眼啦还没長开，現在，唉……似乎这些年才第一次發現兒媳婦長的这么俊秀！头巾裹着一副瓜子样的粉朴朴的臉兒，一口白牙排得那么齐整，尤其是那一双毛嘟嘟的鳳凰眼，一眯縫，唉，百不挑一的俊媳婦，打灯籠也找不到啊！可惜我兒子太沒福了……。婆婆心里一陣發酸，要不是怕巧鳳看破，非痛哭一場不可。

“媽，你老怎么……”巧鳳觉察到了这点。

“沒，沒！我这眼睛总是这样。”婆婆故意揩着紅漬漬的眼

睛，“你看，又抓猪崽，又修房子，多好！我年轻时过的是啥日子！……”

婆婆勉强地笑着。見巧鳳正掀門帘要出去开会，忙又說道：“玉她媽，外边雪挺大，可別着了凉，快点回来。”

巧鳳应了一声，走出去了。

婆婆鋪好被褥把小玉打發睡了，才盤腿坐在炕头上，腰一弓，操起長烟袋，臂肘支在膝盖上吸起烟来。叭噠叭噠……望望牆根两个粮食囤，那是大囤滿小囤流。叭噠叭噠……望望身旁的被褥，都是里外三層新；小玉正在睡“婆婆覺”，白胖胖的圓脸上出現了两个小酒窩，多么招人喜爱啊！可是，她却心里一格登，眼泪喇地涌下来了：“唉，我这一輩子啊，命怎这么苦！”

几十年前，她就象小玉这么大，家里也只有一个奶奶，一个寡妇媽，無依無靠，穷的連耗子都搬了家。为了活命，媽想帶着老小去找主改嫁。可是那年月，帶个孩子人家就說有个帶犢，一听说还帶着婆婆，就象烈火燒身似地吓跑了。提了几次媒，人家都说：“这年头多养活个小的就够包屈的了，还弄个棺材瓢子！称呼岳母吧，不是；亲戚吧，又不認識，亲不亲臭不臭，凭啥养活个白吃閑飯的！”奶奶上了股急火，眼睛一下子起了蒙，看不見路了；忽然头又疼起来，在炕上翻滾，火罐子也拔不住，不到半天工夫就咽气了！她这才跟媽媽找着了吃飯的地方。她万沒想到，从前那样的处境竟然临到了自己的头上！前年兒子死的时候，要不叫巧鳳一句話，她非寻死上吊不可；一輩子流泪过多，眼睛都哭坏了，还有甚么活头！巧鳳說：“媽，你老別愁，早先年那累日子不会再来了。就是我餓着也要有你老人家吃的！再过几个月不就又見一輩人了！我，后半輩也不想改嫁了。”多么剛强的媳妇

啊！可是年紀輕輕的守活寡……唉，一聽說誰和誰搞對象、辦喜事，巧鳳臉上那似笑不笑的樣兒，真叫人跟着揪心。她曾經想一個人走開，但是怎能舍得孫女，只有小玉這麼一個後人啊！特別是苦於沒處投靠，親戚都是八杆子打不着的，有誰願意养活個“棺材瓢子”！就這麼一個月她苦三十天，一年她苦十二個月，却又不能說出口。最近，她突然風言風語聽說巧鳳要找對象了，簡直就像晴天一聲霹靂，把她弄的不知所措了。一天到晚忽忽悠悠的，不知怎麼總想給巧鳳做些好吃的，似乎這就能攔住巧鳳的心。只要能省的錢決不多花，留點後手好一個人過活，別說自己腳凍壞了舍不得買棉鞋，就是小玉想吃塊糖她也不肯花幾分錢給買……

現在，她正望着小玉睡“婆婆覺”，疼愛得她不能不怪罪自己太苛薄了，可是一肚子苦衷又向誰去說說啊！忽然，她抹着淚下了炕，從東屋取回來一個書本大小的鏡框，那是她兒子的遺像。仿佛她兒子還活着，就在眼前，要把一肚子話都倒出來。越看眼睛越模糊，要不是怕吓着小玉，她非哇地一聲嚎哭起來不可。等她躺到炕上，被一蒙到頭頂，再也忍不住了：我的孩子啊，你怎就不管你這個苦命的媽啊！……

窗外，棉絮般的雪越下越大，好像要叫大地透不過氣來。

巧鳳開完會回來，站在外屋地蹣跚着腳，拍打着雪。婆婆剛要睡着就被驚醒了，急忙藏起兒子的象框，然後爬起來划火點燈。

“媽，你還沒睡？”巧鳳拿起掃炕笤帚細掃着身上的雪。

“睡，睡啦。會，開完了嗎？”

這是一句廢話，巧鳳沒理會，掃完身上的雪，麻利地上了炕，

摸到小玉跟前直盯盯地望着，笑着，还亲了一口，然后往热呼呼的被窝里一鑽，对婆婆說道：

“媽，成立农庄，福可就太大了，这回連老弱孤寡也不愁啦，庄里有‘五保’，吃、穿、燒、葬、念書都有依靠，你看……”

“啊！还有这样事？”婆婆突然惊疑地坐起身来。

“可就有嘛！你老总說人一辈子得靠命好，实际那有甚么‘命’！沒有共产党、毛主席，說出龙叫喚也白扯。”

“共产党，毛主席，真是……唉！”

过了几天，巧鳳趁晚上閑空要洗她那条古銅色头巾，剛拿起銅盆要轉身去舀水，婆婆叫住了她，都有些差声了。巧鳳一看，婆婆正在用手背揩着紅漬漬的眼睛，動作很不自然，很明显又是在掩盖她那止不住的泪水。

“巧鳳！这几天我就想說，我上岁数了可心里不胡涂啊，人心都是肉長的。你明天上供销社买上一条紅色的新鮮的头巾吧。”

巧鳳一怔：“媽，你这是……”

“家家的烟筒都冒烟，你就別再替我想了，我已經有了依靠你就……”

巧鳳听到这立即明白了，不由一陣心酸起来，后悔自己不应該不早些跟婆婆把事情說明白。

“媽，有人跟你談过了？”

“沒，沒有啊。”

“那你說有了甚么依靠？”

“我不是問过你几回了？农庄的‘五保’我已經全透亮啦！”

“啊……”巧鳳这才恍然大悟。那天晚上开会回来講“五保”，

本来是感到社会主义太优越了，心里高兴，也想讓老人家多开开脑筋，也高兴高兴，那有旁的意思？

“媽，是你沒听明白，誤会了。”

“巧鳳，你心腸热，懂得孝順老人，媽全知道。可我……給你添了多大的累贅啊！……”

婆婆抽噎着說不下去了，無論如何她要給巧鳳方便，讓巧鳳去获得應該应份的幸福；“五保”已經把她長期系在心里的疙瘩給解开了。巧鳳見婆婆这样，心里直攪勁，說不出是个甚么滋味，泪珠在眼圈里直轉，只得原原本本地把她跟李翔的情况說了出来，并介紹了李翔的为人，他怎样願意扶养她們一家老小，还把婆婆也当作他自己的生身母亲一样。

“他說过，旧社会拿人不当人，新社会人是宝贝；又說人和人應該怎么怎么样，我說不好，可那意思都对我的心。你看他說的这話！”

婆婆沒吱声，她还不能理解这話的含义，就是理解了她也不相信，倒是在心里揣摸着李翔为甚么偏偏看中了巧鳳，为甚么不嫌弃这一家老小？……嗯，事情明摆着，李翔是相中巧鳳長的太俊了，只要弄到手，將來准是把我往外一推，反正农庄里有“五保”，他管我死活！趁早別討苦吃了吧。

“不行啊，巧鳳！你就別管我了，我有‘五保’！”

巧鳳真是着急，婆婆为甚么这样固执。因为她实在不忍心讓年老多病的婆婆孤苦地生活，不敢想婆婆当年的遭遇，否則她早就改嫁了；即使現在有“五保”她也不肯躲清靜。巧鳳正要繼續說下去，只見小玉趴在窗戶鏡上嚷道：

“媽，媽！解放軍叔叔！”

巧鳳怔住了，一轉念，臉忽啦一下子紅到了耳根，急忙擦一下眼睛，掀起門帘到了外屋。

“你，你呀，怎么来了？”

李翔拿着个小包，見巧鳳臉紅的象紫茄子色，很是惊慌的样子，以为發生了甚么意外，立时心里就怦怦地跳起来，也压低着声音說：

“怎么？……王支書不是来談过了？”

“唉，他还没来呢，你怎么托的人！”

“噢……他一定是临时有事了。可我也没法走啦，怎么办？算丁！”說着就往屋里迈，很理直气壯。

可是，进了屋跟老太太寒暄完就没轍了，把自己一下子就給釘在了炕沿上。原先想好的話全溜跑了，拚死命也翻騰不出来，只是脹紅着臉，摆弄着手中的小包。正好小玉走了过来，他好象遇难得救了一样，嘿嘿地逗小玉玩。

婆婆却是声色沒动，不时地打量着这个参加过軍的人：身板很魁梧，一抹斜的分髮垂在眉上一格，臉上的肉很結实，看他笑的那样子倒是很渾厚老实，不由得心里滿意了一半。可是人心隔肚皮，誰能鑽到心里去看看呢！

巧鳳磨得最厉害，在这样情况下，真不知道說句甚么話相当，一看李翔那沉不住气的熊样兒，光“几岁了？”就問小玉好几次，差一点噗嗤笑出声来。紧咬住下嘴唇，順手取过小包，摸了摸，暖烘烘的，打开一看，呀，你可想的可真……

“媽，这是他給你老买的。”

“哦，氈疙瘩、眼藥水，这……”

不知怎么，老人家望着那一双厚底的氈鞋和兩瓶眼藥，怔住

了，下眼皮肌肉抽搐不止，嘴唇一上一下紧抖动，要說甚么話却說不出来。

巧鳳和李翔簡直是丈二金鋼摸不着頭腦，慌得手足無措。

巧鳳連聲叫道：“媽！媽！”

“媽！”李翔也跟着叫。

“你怎么啦？”

“你老怎么啦？”

老人家更是呆若木人，整個身子都在抖动。忽然把雙腳往炕沿下一放，下了地，推開門帘就走出去了。

巧鳳和李翔越發蒙頭轉向了，大眼瞪小眼發了傻：这是为甚么？……于是兩個人一前一后地緊跟着來到外屋。外屋沒有，只听东屋里有啜泣声，进去一看，老人家正背身捧着一个鏡框，好象在哭訴。

見这情景，巧鳳的心象被撕碎了一樣，他意識到了婆婆这是在做甚么。她不敢靠前去看了一眼，又怕惹起李翔……。她眼淚又流出來了。

“啊！……”李翔扶着老人家却是一陣驚喜。

巧鳳很奇怪，遲疑地走到近前一看，婆婆那顫抖着的雙手，原来是捧着毛主席象！……

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一日

車 廂 夜 話

天黑的时候我上了火車。剛推開車門，便有一个庄稼老头瞅着我。当时我倒沒注意，現在我正好坐在他的对面，看他似乎有些不安。他瞅瞅我，我也瞅瞅他。火車叫了一声，开始慢慢地向前爬动，这时車内肃靜了一些，我心里就越發納悶：怪呀！我好像在那兒见过这位老大爷——黑里透紅的四方臉，虽說是上了年紀，可是仍显得十分健壯。誰呢？……忽然，我想起来了！

“噢呀，你不是高老大爷嗎？”

他也象打开了悶葫蘆似的，急忙抓住了我的手說道：“嚕，我說是刘同志嘛！你看看，我看見你就覺着面熟，在这坐着‘相当’了半老天，想罷又怕認錯了人。你要不先开口，可就把我给憋坏了呢！”說着他就笑了起来，笑的眼角皺紋紧紧地聚到一起。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說道：“我的記性真不好！”

“不对，你們繞那去搞工作，見着的人也太多，咋能挨个都記住？再說，咱倆就嘴扯过一回呀！”

这时，坐在他旁边的一位铁路老工友，象弄明白了一件事似的笑着說道：“闖了归齐，你們二位还認得呀！”

“这可真是一脚‘卷’出个屁来——巧啦！哈哈……”高老大爷这一說，逗得大伙都笑了。

“高老大爷还是这么爱說爱笑的。”

“噲，生就了的骨头，長成了的肉，多咱都是这样。說起来，这几年哪，我打心眼儿里就是乐！”

原来，他家住在露河村。前年春天，我曾到这个村子搞过备耕工作，在我临走头一天晚上，才認識了他。他只有一个兒子，在一九四七年冬天參軍了。家里剩下他和兒媳妇帶个兩岁的孩子过日子。因为种地缺人手，村長准备給他家代耕，可是他却不愿意。有一天傍晚，他跑到村上来丁，他跟村長說道：“村長，我看你不用替俺家費心啦，我分的那十二亩地，管咋的也甭薅弄上！”村長耐心地跟他說道：“不行啊！你这么大岁数啦，干活頂不下米呀！……”沒等說完，他就拉住村長說：“村長別看我胡子这么長，我可不是棺材瓢子！要講种地，小伙子們还得往后靠靠！你想想，我一輩子淨給地主扛大活，現在給自个种地还說出熊話啦？”因为他家是軍屬，虽說他剛强，可是快到六十岁的人了，下大地一定要頂不住，兒媳妇帶个孩子也不方便，因此还是決定給他代耕。但他一直不讓腔，后来，好反說着他才答应了村上給他助耕。他跟村長談完了，我順便跟他嘮了一大氣，知道了他家的情况，第二天早晨我就到別处去了。

今天能在火車上看到他，真是想不到的事。可是他上那去呢？看他穿的白小褂、青褲子、藍布簍鞋都是新做的，就連挂着的醬斗篷草帽，也是新篋兒編的；他身旁还放着一個小藍包袱，大概是串亲戚回来了吧？所以我就問：“高老大爷，上那串門去了嗎？”我這一問他倒笑了。

“看你說的，咱住在山溝里的人，那有这么远的亲戚，連坐車都是头一回呢。”說到这里，他把臉湊到我跟前，笑咪咪地小聲說道：“我看兒子去啦！”

“啊，怪不得的，你是看参军的兒子去啦！”

“对喽，我就有那一个兒子唄！”

本来嘛，看到了几年沒見的兒子，該是多么高兴的事！他一面抽着烟卷，一面跟我講：他是多咱去的，多咱回来的，走了几天的路……等我問到他兒子的情形时，他立刻精神起来，直起了腰板兒說道：“噯呀，跟在家的时候可不一样啦！臉上吃的黑胖，加上‘梧大山粗’的身板兒，活象个鉄旦子！……剛一見着他，我都不敢認啦！穿着綠軍裝，帶着大蓋帽子，背个冲锋式，我那能想到，我的兒子会出息得这样？若開早先我那迷信腦瓜，非說是‘祖上有德，俺的坟塋地冒了青烟’不可！哈哈……”他乐的說不出話来，我也止不住地笑了。他停了一下，接着說道：“噲，我告訴你，他还当上战斗英雄了，胸脯上挂着三个牌子——有一个帶翅膀的，一个是上边有个小人打長旗，还有一个是帶鳳凰的，花花綠綠的可好看啦。在当时，乐的我都不知道說啥好啦！……可我又一想，他一定要挂着家，我就拿定了主意，头一句就告訴他：‘家裏的兒子过的好……’你看，这一提‘过的好’，我就更不知道打那謔啦……”

这时我冷丁想起了要問他的事情：“現在的生活，一定比前年好得多了吧！”

他听我这一問，象想起了應該早就告訴我的事一样，把烟头一掐，拍着我的腿，放开了嗓門說道：“刘同志，說实在的，俺家的小日子，一年一年象刮風着火似的好呼起来啦！就講俺分的那个地吧：十二亩地，有一多半是黑油沙土，看样子一踩都能冒出油来，真够上‘地眼’了！去年是个八成年景，打了九石二斗粮。我沒用上兩石粮換了个小叫驢，搭上了牲口棚，又新立一个

苞米倉子，買了不少布，孩子大人從頭頂換到腳跟底下……真是吃不淨，穿不了，數數有餘！今年呢，比去年還好，看莊稼長的這個樣子，十成年景准沒冒！這日子就不用嘮啦。”

坐在旁邊的老工友，聽他講的挺眼熟，不自主地說道：“你兒子听着這些事，一定能乐的够噲。”

“可不是唄。不光這個，村上的照顧也真周到。俺那個村長呀，象個老婆婆似的，常到俺家問長問短，缺啥少啥？春天燒柴本來不缺，偏給送，總是怕軍屬家有困難。過年的時候，餃子剛下鍋，村上就來了秧歌隊給軍屬拜年。嘴！送豬肉、粉條、白面……就別提啦，說不要還硬往懷里塞。村長還怕我干活累着，偷着告訴互助組長，不讓我干重活，叫我領着小伙子，指點指點就行啦……這些話，就是長十個嘴，一下子也說不完。”

我說道：“这么多的家常嘮兒，剛跟兒子見面，也真是不知道打那說好！”

“是啊，我看他挺忙，就跟他說：‘等有空再嘮吧！’他倒沒走，問我：‘小虎子（就是俺那個小孫子）長多大啦？’他這一提小虎子，我就明白他的心事啦！”他稍停了一下，瞅瞅別人，誰也不大懂他的意思，於是接着說道：“我這個老头子的心里呀，可象個‘透龍杯’似的。年輕人就是這樣——磨不開提媳婦。你看，他打听小虎子，那後邊就是還要打呀小虎子媽——他的媳婦唄！哈哈……”

旁邊的老工友有些埋怨地說道：“那不得早點告訴人家，誰還沒打年輕的時候過過？”說着又轉向我：“你說對不對？”沒等我答話，周圍的人便哄堂大笑起來。

笑的高老大爺怪不好意思，忙道：“噢，我還沒說到呢！——